

樗蒲

嶽山，其上多桑，其下多樗，有灤水出焉，東注於澤，其中多金玉。攸侯喜率眾人勸查璇璣所停之高地，這裡地勢高，能俯瞰山谷大地，如一座天然而成的平台，那灤水東注於澤，有大澤是天然的水庫，地氣熱，薄薄的水霧氤氳，如夢如幻，河床水中有綠色玉石天然露出，居然還有紫陽金！這些大地自然的物件都不希奇，最希奇的是有水晶，各種顏色的水晶，這種石頭晶瑩剔透，自成一格，數量頗豐。

攸侯喜率領的十萬部眾有各種匠人，金匠人、石匠人、木匠人和土匠人都有，他們又有家眷，女人雖少，但是女人韌性，她們很快的壘石做竈，砍樗木燒水做飯，樗木不是文木，結構稀鬆，女人們隨手就能砍伐，劈成小塊燃起。

攸侯喜依據殷地朝歌的習俗，將木匠人安置在東方，太陽升起之處，安置金匠人在西方，太陽落下之處，將土匠人安置在木匠人之左，將土匠人安排在木匠人和金匠人之間，請摩且王安置靠近水澤之處，自己居中而住，五架璇璣遠遠的停在山巔，成了倉庫，璇璣上還有糧食和種子，他們起出種子，開始闢地種植起來了。

他們必須在此建立家業，他們遠離了中土殷地朝歌，一切都要重新來過，以過往經驗為基礎學習新的一切。這讓部民們興奮莫名，天氣這樣好，遠處還能看見大海，高地上巨石頗多，樗樹葉和有的巨大葉片的蒲，取大葉能編織覆蓋做成草頂，女人們更是手巧，她們炮製樗樹葉

和大蒲葉取絲，卻苦無織機，於是她們再取樗樹挖空，女人跌坐，用膝蓋撐起也能行，她們雖然只能織成粗布，但一切初開始都還能支應過來。新的開始，新奇的世界，讓這群人沒有心思多想。

攸侯喜率眾勘查了地形後，決定在山之陽關地種植，男人們出力整地，沿山壁開出梯田，一階一階，這樣引水而來能層層潤澤而下，可惜水源不多，只能種植苞穀，一莖四穗……生大葉腋下。

他們發現此地冬日不冷，地氣溫暖，遠處山頂降雪不多，星空萬里，地出大寶，水澤寬闊，且有大鳥翱翔，鷹、隼模樣與中土不盡相同，摩且王呵呵大笑，他在星空下唱歌給眾人聽：

噫彼小星，三五在東，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¹寔命不同！

噫彼小星，維參與²昴，肅肅宵征，抱衾與綯，實命不猶。

是啊！寔命不同，他們這一行人，攸侯喜、擊、殷破敗、治、範、有蘇氏夫、阿伯契和所
有人，十萬部眾，都來到這裡，大鵬鳥也來了。他們的確「實命不猶了」！

高地寬廣，少有大型野獸，只有一些小動物挖穴築巢，攸侯喜他們不吃活物，只能刈草闢地，廣裂巨石築室，泥土少，土匠人也無法燒製瓦片，只能搗土做缶、盤給女人們使用，石匠人最忙碌。

樗木雖然高大，卻不堪為樑做柱，木匠人斬來樗木，雕鑿成有趣的圖騰柱，立在各處路口，

1 寔：讀音十。
2 昴：正東方之星座。

他們漸漸的散開，闢開馬路，可惜無牛、馬，也無法造車，摩且王很快樂，他喜歡這些子弟們有事做，可是攸侯喜真的不喜了，攸侯喜一直鬱鬱寡歡，他想念中土的一切，他失去了妻子玄女如意，他眼見兄弟手足入地而去，他也想裂開大地直下九泉，與眾人相會。

「還在想念他們？」摩且王來了。

嶽山山頂上溫暖平整，攸侯喜幾乎每天都來這裡仰看星空。摩且王一來就是他的天了，攸侯喜起身趺坐，他容貌似悲似喜，他無法言說，只能靜默。

山風習習吹來有生氣，可是攸侯喜心如死灰，毫無感覺，他只能依靠胸前的燧石感知生命，知道自己還活著。

時間彷彿停止不動，攸侯喜貌如刀削，已經失去昔日的丰采笑容，他端肅無比。

摩且王靜靜的等待。

「王，人受生於天地中，有清有濁，少許時爾，看這星空，綿延悠遠，它們洞虛體無，視而不見，聽之不聞，人若如此，該有多好。」攸侯喜向摩且王說出心聲了。

摩且王慈愛，他是真疼惜喜這個孩子，他說：「性者身之原也，濁清不同，明者慈修以成性，命之根也，平和注真、聶氣營神，則與天地共寄寓於無，就能視而不見、聽之不聞。你看！山者靜之像，靜可以治神與自安，今則不拘性，能靜惟先，亦不可光怪陸離觀念，自惑其心，不能心靜，氣自不清。」

「王，您會去何方？」

「無！」

「王，我該去何方？」

「虛空！」

「虛空在何處？」

攸侯喜完全不管不顧了，他多麼希望摩且王指一條路給他走。

「無！」

攸侯喜放聲大哭！他嚎啕大哭起來，一如小兒得不到所愛之物一樣的大哭！

汪汪淚水洗滌攸侯喜的心，他漸漸的止住淚水，他如獲新生，是啊！既然是無、是虛空，也是無，那麼何不無來也無去？無最好！無來無去無大志。

摩且王拿起攸侯喜胸前的銅盒子，猙獰面目吐舌頭的頑皮之作，他對攸侯喜說：「這枚燧石有無上大能，也許能幫助你，你亦有醫生之質，莫忘了老醫生仲民的心傳。」

醫生，醫治生命之人，你莫要悲傷過甚，傷了心很難恢復，如今你只是悲，尚未傷及心脈，若來日你也懂了，天上地下隨你去，若修得大能充滿虛空，你就自由了！」

「王，縱使能醫治性命，若不能醫治心，亦是無！」

「心無所不在，身為意表，意由心生，心有所感，直接相對感應，真即有所見，感同身受，物類以方，人與天同受，天地不人，卻蘊生萬物生靈，人身最高貴，蘊含海潮聲在心裡，也在血脈裡，那風聲、雷電霹靂，在呼吸間也在鼾聲噴嚏中，你莫外求，星空宇宙就是你，就是人，人心變異，天地變異，人心平和，四季輪轉不歇，就是平安。」

攸侯喜豁然開朗，是啊！九天不曾離去，玄女族從不曾離開人間，她們只是化成不同形貌

與天同在，他何必苦苦追尋妻子玄女如意？她的模樣相貌，累世不同，雖然都是她，可是也不是她，皮相這樣經不起歲月侵蝕，他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了，少年攸侯喜，高大健壯，有笑容，還有些蠻不在乎的神色氣性，怎麼人老了，心性、氣性就這樣不堪了呢？

攸侯喜漸漸明白，漸漸寧靜，摩且王既喜也樂，他老人家百歲有餘了，怎會不知道生命的道理？況且他能看見生命之光，攸侯喜此時想起自己真的悲傷過頭了，都忘了心心念念了，生命在發光，其光色炫爛無比，年輕的一代人起來了，人人光色都是這樣熱烈昂揚，若是長者灰心了，如何讓生命延續？如何讓人心安樂？人如何能平安呢？

但是他真心希望殷地朝歌平安，他希望那裡的殷家商人心念都平安，唯有這樣的心念才能繼續活下去，在天地之間與之同安！

「殷地安」於是成了人們的問候語，他們不再為中土殷地朝歌掛懷，卻以之為紀念，他們要在此落地生根，更希望遠處家鄉，人人都得平安，一切都無恙。

擊、殷破敗、治、範，還有阿伯契之族，稱為「殷家」，有蘇氏被稱「大族」，昆夷、朔方被稱為「炎族」，他們擅用火耕，他們到了此地居然也想學鬼侯族彩面，兩族人相善，只是畫面圖騰有些許不同。

鬼侯部族之人保留族稱，仍稱「鬼族」，他們還是喜歡用青黛、赭粉塗面。

南伯侯族人喜歡大海，他們在嶽山高地上望見東方一片汪洋大海，紛紛遷移至海邊居住，圍海煮鹽，捕魚維生，他們自稱「塹南」，因為那海灣之水溫暖無比。

壬申夏至之時，攸侯喜巡狩昆夷、朔方，四方諸侯部民追隨者眾，然而辛卯秋分日乘璇璣

來此者畢竟還是少數，他們匯入各家、各族，仍然保有其習性，人多相助，漸漸的，攸侯喜和摩且王的十萬部眾來此也能安居了。

清明

春暖花開，景色清明，中土殷地朝歌人家早在春分前後就插秧了，處處稻田春水映天，此時水稻發芽分化，但是氣候仍不穩，靈雨紛紛，氣溫變化真大，北門孟津靠水，寒風夾水氣冷熱無常，寒流一陣一陣，讓西伯姬發像打擺子一樣，發一陣寒顫，又一陣發熱，有時颳起北風，氣溫陡降，簡直要他的老命。

西伯姬發七十五歲，人老了，心也老了，玉門一切如舊，就是沒有妲己也沒有侍女，現在玉門簡直是男人俱樂部，無人收拾打理，西伯姬發的二十名貼身虎賁不太會做實事，只會聽音辨位發聲吆喝，其餘的日常生活瑣事都要別人打理，農舍派了些女人來煮食，勉強支應一冬，可是這也非長久之計，人家有家人和小兒，不能常來。

五十二歲的姬誦伺候著父親，卻不能改變任何事，他只能俯首貼耳默默做人，那姬度就完全不同了，殷地朝歌人家躲年獸，他老人家卻不甘寂寞到處串聯，連大雪天都出去找他的師父